

晚清政府的一次股市拯救

1910年的夏季，大清政府为拯救股市忙得汗流浃背。

股市吸纳了一半财政收入，八大钱庄相继倒闭

那一年，席卷全球的橡胶股市“奔牛”终于趴下，熊市卷土重来。东南亚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令上海成为全球橡胶股市的“发动机”之一，吸纳的中国资金高达4000多两白银，将近国家财政年收入的一半。

如今，“发动机”骤然停转，股票狂跌。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率先于7月15、16日两天倒闭。这三家钱庄的庄主，把钱庄当做私人提款机，滥发庄票，大肆炒作橡胶股票，结果股市狂跌后，造成数百万两资金被套，周转失灵，只好关门大吉。

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受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在危机面前，上海地方政府的行动可谓相当迅速。在正元钱庄等停业的当日，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

政府担保向外资银行借钱，红顶商人入了外籍

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

保。张人骏立即电奏朝廷，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北京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当时最重要的责任人、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因是外商的买办，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拒绝由中方进行审讯和逮捕。而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也算是个“红色资本家”，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好先请旨将其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脱掉了这位唐寿江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了。张人骏也不示弱，赶紧“依法办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寿江毕竟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正好不符合规定，照抓不误。

一边借款，一边抓人，眼看在政府的干预下，上海的市面稳定了下来。但上海的股灾幕后，还有着政府行为失措的深层原因。

资产大量流入了股市，蒸发了

作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

融中心，上海不仅集纳了中国民间的大量资金，而且清政府的主要海关收入及对外的巨额赔款也都集中于此。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产，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产闲置也是浪费，不如在动用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就可以推行一些新政，这“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了将上海的国有资产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在上海的橡胶股票投机狂潮中，这些巨额的国有资产，自然也通过“殷实庄号”的渠道，大量地流入了股市，对股市起到了巨大的烘抬作用。

危机的第二冲击波来自上海最“牛”钱庄源丰润。源丰润老板严义彬不仅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产的存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义彬名下的资产。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义彬的另一钱庄德

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

政府给私人钱庄擦屁股，出面救市

被蛀空了的源丰润终于被一阵来自北京的微风吹倒。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朝廷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巨额公款提取后，源丰润终于轰然而倒，余波殃及全国。清政府无奈，又只好出面救市：一方面从大清银行紧急调款100万两到上海，另一方面再由政府出面担保，从汇丰银行借款20万两，给各钱庄应对危机。张人骏、程德全等高官，也奉旨亲临上海“灾区”现场办公。

一边是体制层面的“放火”，一边是技术层面的“救火”，大清国在不断的自我折腾中，迅速地消耗着残存的能量。此时，辛亥革命的曙光，已经隐隐出现在天际……

（雪珥 来源：齐鲁周刊）

唐代酒店的生意经

唐朝初年无酒禁，加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酿酒技术的提高，酒店服务业便随之发展起来。

貌美女服务员来推销

商家想到的第一招就是招聘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向客人推销酒。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一生好酒，他的诗也有许多与酒有关，其中一首《金陵酒肆留别》，就提到了酒店的女服务员：“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在金陵的一家酒店里，一位女服务员在热情地招呼客人喝酒。更有甚者，一些酒肆还会雇佣一些外国女子卖酒，以吸引顾客的眼球。李白的一首《少年行》中就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另一首《前有一樽酒行》中又说：“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这些胡姬不但有着异域风情的美貌，而且还能歌善舞，很有些现代酒店里歌舞表演的味道，当然会吸引来大批的客人。

便捷服务揽生意

此外，商家还会为顾客提供许多便捷的服务来招揽生意，外卖就是其中之一。唐代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中的《寺塔记》就记载了唐代画师韩幹年轻时曾为酒家送酒的经历：“韩幹，蓝田人，少时常为赁酒家送酒。”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美酒，买家何乐而不为呢？

（庄颖 来源：传奇故事（下半月））

中国唯一修成金婚的皇后

吴氏出生在公元1114年，在她12岁那年，即靖康元年，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派兵大举南侵，兵锋直指北宋的都城开封。

赵构当时还是皇帝的弟弟康王，临危之际奉哥哥宋钦宗之命，与张邦昌一起出使金国求和。这时的赵构已经有了正房邢秉懿和两位侧室田春罗、姜醉媚，以及五个女儿，求和是国家大事，不能拖家带口，所以赵构的一家老小就留在了自己在开封的王府里。

金国人不是土地爷而是狼，对此北宋宗泽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当19岁的赵构路过他的辖地磁州（今河北省磁县）时，就苦口婆心地劝阻道：“金朝要你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了，求和还有什么用？你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宗夫人一个人出动不算，当地百姓也拖家带口一起上，硬生生地挡住了他的马，不让他北去。这时候赵构有些动摇了，便停下来驻扎相州（今河南省安阳），自称河北兵马大元帅。

过了一年，金兵终于攻陷汴京，北宋政权宣告结束，宋朝皇帝、大臣、宗室、新科状元等三四千人全部做了俘虏，包括赵构的一家八口。不过好在赵构还在，于是北宋王朝就有了续集——南宋，他在当时的南京就位，年号“建炎”。

赵构刚刚即位，金兵就打了过来。眼看小命不保，赵构一路南逃，过起了四处流窜的生活。后来赵构总算是在杭州安了家。公元1128年，吴氏被他挑中进了皇宫。

这时的吴氏为了保护丈夫，身披铠甲钢盔，腰挎宝刀，整天跟随赵构身边充当临时保镖。1142年前后，金兵再次发动对南宋的大规模入侵，赵构吓得一度入海避敌，途中还写信给金兵统帅，请求给予怜悯。和以往一样，吴氏依旧坚定地守在他的身边。在从定海

赵合德凭裸艺让汉成帝丢魂

说洗不如说熨，特别是在慈禧的额头、两颊热敷，这样据说能够把皱纹的痕迹化开。

最暧昧的“洗三”

“洗三”是中国古代诞生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婴儿出生后第三日，要举行沐浴仪式，会集亲友为婴儿祝吉，就是“洗三”，也叫做“三朝洗儿”。“洗三”的用意，一是洗涤污秽，消灾免难；二是祈祥求福，图个吉利。

给小儿“洗三”自然是正常不过了，给干儿子“洗三”，大概只有杨贵妃做得出来。

安禄山为了赢得玄宗的赏识，在贵妃面前大献殷勤，他虽然比杨贵妃大十几岁，却请求给贵妃当干儿子。杨贵妃故意笑而不答。唐玄宗却鼓励贵妃收下这个“好孩儿”。自从杨贵妃当了安禄山的干娘，与安禄山来往就有了名分，你来我往，勾搭成奸。

《通鉴纪事本末·安史之乱》记载，天宝十年正月三日，是安禄山的生日，唐玄宗和杨贵妃赐给安禄山丰厚的生日礼物。过罢生日的第三天，杨贵妃特召安禄山进见，替他这个“大儿子”举行“洗三”仪式。

杨贵妃让人把安禄山当做婴儿放在大澡盆中，为他洗澡，洗完澡后，又用锦绣料子特制的大襁褓，包裹住安禄山，让宫女们把他放在一个彩轿上抬着，在后宫花园中转来转去，口呼“禄儿、禄儿”嬉戏取乐。

爱看人洗澡的皇帝

“环肥燕瘦”，其中“燕

瘦”指的就是赵飞燕。赵飞燕和她的孪生妹妹赵合德生在江南水乡姑苏。赵飞燕窈窕秀美，凭栏临风，有翩然欲飞之态，她妹妹赵合德风姿迥异，生得体态丰腴，玉肌滑肤，美艳妩媚与赵飞燕不相上下。她们都是汉成帝的宠妃。

最令汉成帝入迷的是赵合德兰汤沐浴。自从汉成帝第一次无意间从门窗缝隙中窥见了赵合德洗澡后，“看裸”就成为他一种新鲜的刺激。他对身边的太监说：“自古以来皇帝没有两个皇后，如果说有的话，我一定要把昭仪（此时赵合德已为昭仪，而赵飞燕是皇后）立做皇后。”后来为赵合德修宫殿，汉成帝特地关照用蓝田玉镶嵌了一个大浴缸，注入豆蔻之汤，更显水光潋滟。不消多说，自然是赵合德的浴缸了。

赵合德知道了自己入浴的过程竟能如此的使皇帝神魂颠倒，于是便将计就计地不予以揭穿。更运用欲擒故纵的手法，尽量铺排无限的口艳风光，甚至连浴罢的情态，也加以刻意的美化，以捕捉汉成帝的注意力。

赵合德入浴时的美态，紧紧地扣住了汉成帝的心弦。赵飞燕听到了风声，便有一种失落感，害怕失宠食寒枕冷，于是，也如法炮制地想要吸引她的皇帝丈夫。汉成帝来了以后，赵飞燕才开始沐浴，还不时地故意往皇上身上洒水，谁知这一招让皇上大倒胃口，没等她洗完就匆匆离去了。

（李阳泉 来源：天津日报）



资料图片